顺治帝的绘画及相关问题略考

杨春君

内容提要　顺治十一年，顺治帝在宫中开展了绘画活动，并在十二年、十三年达到高潮。他令官员进献画作，一同品评，与其交流绘画心得，并设有书画供奉。顺治帝作画一方面是出于爱好与消遣，另一方面，他给大臣画像并赏赐官员画作，以笼络臣僚。顺治帝在绘画上的成就，成功地塑造了“文治”的帝王形象，而以绘画笼络官员，则直接加强了汉人对清王朝的向心力。

关键词　顺治帝　绘画　文治

顺治帝是清军入关后第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施行的政策影响深远。在艺术方面，顺治帝爱好绘画，有画作存世。关于顺治帝的绘画，前辈学者已有部分研究成果。杨丹霞简单讨论了顺治帝的画作与成就，分析了顺治帝的绘画风格，并认为顺治帝在绘画方面受到了戴明说的影响，而且指出，“戴很有可能也是顺治帝绘画的代笔人”‹1›。苏阳研究了现存于各博物馆的顺治帝画作，透过画作上的题记和受赏者的情况，讨论了顺治帝的绘画素养，并指出赏赐官员画作的目的是笼络人心‹2›。以上两篇文章对顺治帝的绘画活动进行了初步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详细考述顺治帝的绘画活动及其意义。

一　顺治帝与朝臣的绘事交流

顺治十一年，顺治帝开展了绘画活动，至十七年，仍有其主持绘画活动的记载。其中十二年、十三年是顺治帝习画、作画最为频繁的时期。顺治帝还曾命朝臣作画以进。谈迁（1594—1657）在北京见闻了当时群臣的进画，他记载，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到吴伟业家中，得知“昨夕，上传吴太史（吴伟业）及庶吉士严子餐沆、行人张稷恭恂各作画以进。太史方点染山水，明日共进。时朝廷好画。先是，户部尚书戴明说、大理寺卿王先士、□□□□程正揆，各命以画进”‹3›。“朝廷好画”是顺治帝好画的委婉说法。吴伟业（1609—1671）、严沆（1617—1678）、张恂、程正揆（1604—1676）等在绘画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

‹1›　杨丹霞：《清代皇室书画之滥觞——顺治父子书画评析》，《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542—544，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2›　苏阳：《顺治帝御笔书画赐臣考》，《收藏家》2015年第12期，页59—62。

‹3›　（清）谈迁：《北游录》页125—126，中华书局，1960年。笔者按：查阅相关资料，此段时间任大理寺卿者没有名为王先士者。

成就‹1›。顺治帝令官员们作画以进，应是为了学习绘画技法。除令吴伟业等作画外，顺治帝还令常州人庄冏生作画。庄冏生(1627—1679)，顺治四年(1647)进士，《国朝画识》记载："世祖尝临幸宏文院，见壁悬冏生画山水，称善，命给笔札，更图以进。冏生因画骏马以寓意。上大悦，撤御前金碗及衣二袭赐之。旋升右庶子兼侍读。"‹2›

顺治帝还令大臣品评前代画作，如令大学士吕宫(1603—1664)题赞内廷书画。与吕宫同为大学士的金之俊说："公以文章气度，受知天子，参预国是，言无不当，议无不行……万几之暇，时召入大内，发古今书画，命公题赞，又命遍题内宫额联。"‹3›

《十朝诗乘》称顺治皇帝"亲摹文敏书千幅，小玺朱钤掌内人"‹4›。受到众多爱好董其昌(文敏)绘画的官员影响，顺治帝很自然地成为董其昌的追随者。顺治十三年正月，"朝廷索词林以董玄宰(董其昌)书画"‹5›，足见顺治帝对董其昌书画的喜爱。

与顺治帝进行书画交流，对顺治帝产生最直接且深远影响的，莫过于戴明说(1608—1686，字道默)。申涵光曰："世祖皇帝政务之暇，兼涉书画，画喜沧州戴公明说，书自董华亭而外无取也。"‹6›"顺治乙未(十二年，1655)冬，戴道默尚书画竹树进呈，世祖赐以御墨三幅。"‹7›说明二人之间有着书画往来。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户部尚书戴明说在病中，顺治帝令学士麻勒吉至戴明说寓处传旨："上知户部尚书臣某善绘事，其速画进览，绫八幅回，仿范宽、米芾、黄公望、倪瓒丘壑有四，并缮风晴雨雪四竹石以进。"并赏赐其"冠裘各一"。戴明说以诗恭纪之‹8›。顺治帝还赏赐戴明说银章，后者在顺治十三年作《钦赐图章颂》以纪之‹9›。

顺治帝不仅与官员交流绘画，还在内廷中配备书画供奉，如孟永光、王国彩、黄应谌等。史籍记载：

孟永光，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工写真，明季薄游辽东，后归本朝，以画祇候内廷，为世祖所知，命内侍张笃行受其笔法"‹10›。

‹1› (清)张庚：《国朝画徵录》页42，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李浚之编：《清画家诗史》页114，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陕西通志》卷六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4册，页854—85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2› 《国朝画识》卷二，《故宫珍本丛刊》第463册，页17，海南出版社，2001年。

‹3› (清)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一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册，页4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 (清)龙顾山人：《十朝诗乘》卷四，页128，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前揭谈迁《北游录》，页128。

‹6› (清)申涵光：《聪山集》文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册，页97。

‹7› (清)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一，页47，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

‹8› (清)戴明说：《定园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1册，页111。

‹9› 前揭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一〇，页424；(清)戴明说：《定园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1册，页138。

‹10› (清)余金：《熙朝新语》卷一，页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图一〕顺治帝《墨笔山水图》轴中的“广运之宝”玺印



王国彩，为内廷供奉。顺治十六年，顺治帝令王国彩临摹木陈道忞之师密云圆悟的道影二幅，原图像留存宫中供养，摹本留给木陈道忞。顺治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摹本装潢完工，顺治帝指着画中衣褶对木陈道忞说：“此皆朕手自着墨也。”可见顺治帝也参与了肖像临摹‹1›。

黄应谌，顺天府大兴县人，为内院供奉，曾外任上元知县，后仍回内廷供职。《石渠宝笈》收录了黄应谌的《宴桃李园图》轴‹2›。顺治十六、十七年间，黄应谌还为内廷鉴定、收购画作‹3›。可以说，黄应谌是顺治帝的绘画“总管”。

二　顺治帝的绘画作品

根据文献记载，顺治帝的画作可以依据保存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保存在宫中，一类散落于宫外。

（一）保存在宫廷中的顺治帝画作

保存在宫廷中者，记录在官方编纂的书画目录《秘殿珠林》[表一]‹4›、《石渠宝笈》[表二]中‹5›。从二书中著录的顺治帝书画作品来看，其书法作品多没有钤盖玺印‹6›。或许可以推测，他更欣赏自己的绘画。

《秘殿珠林》著录了顺治帝的四幅画作，均盖有玺印。所用玺印有三：“广运之宝”〔图一〕、“顺治御笔”“顺治乙未御笔”，其中“广运之宝”在四幅画作上均有钤盖。

[表一]《秘殿珠林》记载顺治帝绘画作品表

编号	画名	尺寸	时间	玺印	备注
1	达摩	高四尺二寸五分 广一尺八寸七分	顺治乙未	广运之宝 顺治乙未御笔	赐大学士刘正宗
2	罗汉	高三尺八寸四分 广一尺七寸一分	顺治乙未	广运之宝 顺治御笔 顺治乙未御笔	
3	吕岩	高二尺一寸三分 广九寸五分	顺治甲午	广运之宝	戏写
4	钟离	高二尺一寸三分 广九寸五分	顺治甲午	广运之宝	戏写

‹1› （清）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册，页498、503。

‹2› 《石渠宝笈》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4册，页262。

‹3› 关于黄应谌的生平，参见聂崇正：《清顺治朝宫廷画家黄应谌》，《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

‹4› 《秘殿珠林》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3册，页454。

‹5› 前揭《石渠宝笈》卷一，页14－16。笔者按：目录作“仿范宽山水”，正文中作“仿范宽雪景”。

‹6› 郭福祥：《顺治皇帝御用玺印》，《文物》2011年第10期，页90。

［表二］《石渠宝笈》记载顺治帝绘画作品表

编号	画名	尺寸	时间	玺印	备注
1	梅花	高三尺四寸八分 广一尺七寸三分	乙未孟冬	广运之宝	戏写
2	山水	高四尺七寸五分 广一尺六寸一分	乙未仲冬朔日	广运之宝	赐大学士刘正宗
3	葡萄	高三尺七寸 广一尺九寸二分	乙未仲冬朔日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	
4	画竹	高二尺六分 广八寸五分	乙未仲冬	广运之宝	戏写
5	竹石	高四尺七寸七分 广一尺六寸一分	丙申夏日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体元斋	
6	仿关仝山水	高四尺八寸五分 广一尺六寸四分	丙申孟秋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体元斋	
7	仿董源山水	高四尺八寸五分 广一尺六寸二分	丙申季秋		
8	仿郭熙山水	高四尺八寸八分 广一尺六寸四分	丙申仲秋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体元斋	
9	仿范宽雪景	高四尺八寸五分 广一尺六寸七分	丙申仲秋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体元斋	
10	仿夏珪雪景	高四尺八寸八分 广一尺六寸七分	丙申孟秋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体元斋	
11	仿米家山	高三尺五寸二分 广一尺六分	乙未仲冬望日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	仿宋米元章父子画赐司史院承院王进善
12	仿米友仁山水	高四尺九寸 广一尺六寸四分	丙申孟秋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体元斋	
13	仿米友仁山水	高四尺七寸 广一尺六寸二分	丙申夏日	广运之宝 太和主人 体元斋	
14	仿黄公望山水	高三尺六寸四分 广一尺五寸五分	乙未仲冬望日	广运之宝 万几余暇 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	仿元黄子久赐尚方院左承议郭进忠
15	仿倪瓒山水	高四尺八寸六分 广一尺六寸五分	丙申季秋		

《石渠宝笈》著录了顺治帝的十五幅画作，其中十三幅钤有玺印。所钤用之玺印有五：“广运之宝”“万几余暇”“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体元斋”“太和主人”，其中钤“广运之宝”者有十三幅，钤“万几余暇”者有九幅，钤“体元斋”者有七幅，钤“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者有三幅，钤“太和主人”者有一幅。每幅画钤玺印的数量不一，其中两幅画没有钤玺印，三幅画钤

〔图二〕清顺治帝《墨竹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一枚玺印，十幅画钤三枚玺印。

从玺印来看，顺治十一年钤印不太成熟，玺印数量少，且缺少文化气息，“顺治御笔”“顺治乙未御笔”玺印只是简单的身份标记和时间标记；顺治十二年、十三年，顺治帝对玺印的喜爱较以往增加，新增五枚玺印，玺印的文化气息有所增强，展现了顺治帝的性情与生活。从作画的时间来看，顺治帝绘画的高峰时期是在顺治十二、十三年，其中作于十二年者有六幅，作于十三年者有九幅；从作画的季节来看，顺治十二年的绘画全部集中在冬季，顺治十三年的绘画主要集中在秋季。从绘画题材来看，保存在宫廷中的画作，主要是山水画，人物画数量少，且均为佛道人物〔图二至图四〕。

（二）散落在宫廷外的顺治帝画作

顺治帝画作的具体数量无从得知，但绝不止《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所记。《皇清文颖》称：“其藏弃天府者固不知凡几，而寸缣尺素流传人间公卿大夫之家，皆装潢而宝惜之，夫亦不为少矣。”‹1›此外，还有一些顺治帝的绘画习作被丢弃，如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有以御画竹贻朱太史（笔者按：朱之锡，1624—1666），盖弃纸也。曹太监化淳侄孝廉得之所贻。”‹2›可见宫廷并未保存顺治帝的全部画作。《秘殿珠林》仅收录释道画像，但实际上，顺治帝还作过不少人物肖像画，“世祖御笔，每图大臣像以赐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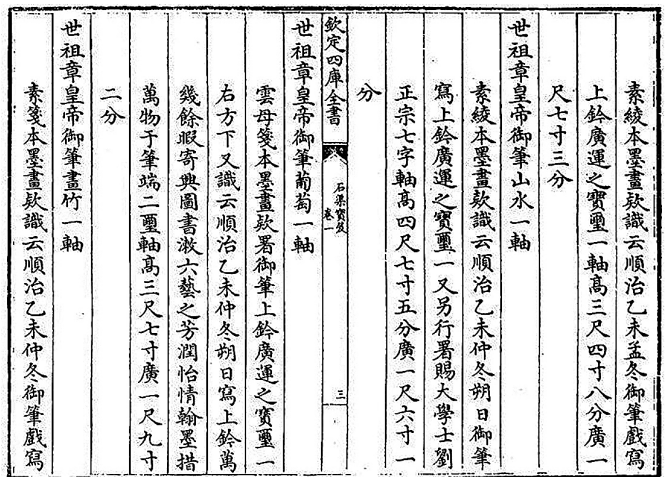
清代文献中对顺治帝流落于民间的画作有所记载。康熙七年正月初五日，礼部主事王士祯过宋荦（1634—1713）慈仁寺僧舍欣赏顺治帝画作，“乃赫蹏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王士祯作《世祖章皇帝御画渡水牛，戏以指上螺纹成之，赐中官

‹1› 《皇清文颖》卷二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9册，页724。

‹2› 前揭谈迁《北游录》，页126。

‹3› （清）彭孙贻：《客舍偶闻》页28，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

〔图四〕《石渠宝笈》卷一对顺治帝画作的记载
采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4册，页14


素綾本墨畫款識云順治乙未孟冬御筆戲寫
上鈐廣運之寶璽一軸高三尺四寸八分廣一
尺七寸三分
世祖章皇帝御筆山水一軸
素綾本墨畫款識云順治乙未仲冬朔日御筆
寫上鈐廣運之寶璽一又另行署賜大學士劉
正宗七字軸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一
分
欽定四庫全書 石渠寶笈卷一 三
世祖章皇帝御筆菊一軸
雲母箋本墨畫款署御筆上鈐廣運之寶璽一
右方下又識云順治乙未仲冬朔日寫上鈐萬
幾餘暇寄興圖書漱六藝之芳潤怡情翰墨措
萬物于筆端二璽軸高三尺七寸廣一尺九寸
二分
世祖章皇帝御筆畫竹一軸
素箋本墨畫款識云順治乙未仲冬御筆戲寫

〔图三〕清顺治帝《墨笔山水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某臣，从黄州通判臣宋荦得观，恭赋一章》以记之[1]。顺治帝将此画赏赐给中官某人，后归宋荦。此外，沈廷芳(1711—1772)有幸在宗室文昭(1680—1732)处看到顺治帝在其读书之所孚斋所画的墨菊[2]。文昭是饶余亲王阿巴泰曾孙，其所藏顺治帝画作可能是来自祖传。

三　画作赏赐与为臣工图像

顺治帝创作绘画，目的大概有二：一是爱好与消遣，二是笼络臣僚，增进关系。因为爱好，顺治帝搜集画作，与擅画官员交流心得。同时，他以绘画消遣生活，怡情养性。在某些画作中，顺治帝题曰"戏写"[3]，或钤盖"寄兴图书，漱六艺之芳润；怡情翰墨，措万物于笔端"玺印，体现了他戏笔自娱的创作心态。创作中，顺治帝还以绘画描摹官员形貌，如"世祖幸阁中，中书盛际斯趋而过，世祖呼使前跪，熟视之，取笔画一际斯像，面如钱大，须眉毕肖。以示众臣，咸叹天笔之工。际斯拜伏，乞以赐之。笑而不许，焚

‹1›　(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三，页295—296，中华书局，1982年；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页15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清)王士祯：《带经堂集》卷二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4册，页142。

‹2›　(清)沈廷芳：《隐拙斋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8册，页229。

‹3›　前揭《石渠宝笈》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4册，页14。

之”[1]。顺治帝采用夸张手法描绘盛际斯的面貌，是在与盛际斯开玩笑。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爱好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与国家意志密不可分。顺治帝或赏赐官员御笔画作，或派遣画工给官员绘像并留下御题，都是对官员的笼络。

（一）画作赏赐

赏赐绘画，古已有之。在顺治帝亲政之前，多尔衮曾将内府书画赏赐给大臣。“世祖顺治三年，赐阁臣内府藏画百轴”[2]。据苏阳考察，顺治帝将画作赏赐给官员，得赏者分别是：大学士刘正宗（1593—1662）、司吏院承院王进善、左承议郭进忠、大学士陈之遴（1605—1666）、户部尚书戴明说。除以上官员外，考之文献，还有其他官员受赏顺治帝的画作。

胡世安（1593—1663），四川成都府井研县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顺治十二年冬，顺治帝赏赐礼部尚书胡世安《雪村归骑图》，胡世安赋《季冬朔二日雪霁，蒙恩赐御笔〈雪村归骑图〉恭纪二首》以纪之[3]。

卫周祚（1612—1675），山西平阳府曲沃县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顺治十五年，“以营建大工告成，上面加慰劳，赐鞍马及手图山水一帧，以示宠异”[4]。

王熙（1628—1703），顺天府宛平县人，顺治四年进士。王熙擅清文，得到顺治帝的赏识，为亲近亲信之臣，“故数蒙书若画之赐，视他侍从所得殆有加焉”。顺治十七年十二月，王熙“随驾南苑，二十日，上幸浑河西戒坛、潭柘寺，晚驻跸石径山。召入行殿，赐御书十二幅，御画一帧”。王熙与其父王崇简（1602—1678，在顺治朝任礼部尚书等职）于私第设堂三楹，名曰宝翰堂，“构之以敬匱世祖章皇帝所赐御札及书若画”[5]。

傅以渐（1609—1665），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人，顺治三年状元，在顺治朝官至大学士。“相国尝扈随圣驾，骑蹇驴归行帐。上在高处眺望，摹写其形状，戏题云‘状元归去驴如飞’。画幅二尺许，设色古茂。”道光中，张祥河（1785—1862）登傅氏御画楼，傅以渐裔孙傅绳勋（1793—1865）拿出此画以供观赏，张祥河赋诗一首[6]。从顺治帝所题“状元归去驴如飞”来看，此是顺治帝信笔之作。作画与朝廷大员开玩笑，也是顺治帝的消遣行为。

自顺治十四年始，顺治帝先后召多名僧人进宫交流佛法。顺治十六年闰三月，顺治帝令木陈道忞

‹1› 前揭彭孙贻《客舍偶闻》，页28。

‹2› 前揭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二，页277。

‹3› （清）胡世安：《秀岩集》卷一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册，页110。

‹4› （清）徐元文：《含经堂集》卷二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32册，页418。

‹5› （清）王熙：《年谱》，《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9册，页442；前揭《皇清文颖》卷二〇，页724。

‹6› （清）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丛书集成三编》第68册，页521，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1596—1674)进京，在万善殿安禅结制。木陈道忞与顺治帝相谈甚欢，一天，顺治帝拿出画轴对木陈道忞说，“此朕数年前遣病时作也”，“遂以山水一、蒲桃一赐忞焉”。山水画即“御画白绫山水一轴，题云：‘顺治丙申夏日，御笔仿小米笔意。’引章曰‘体元斋’，又章曰‘万几余暇’，御玺‘广运之宝’。”蒲桃画即“御笔水墨葡萄”。木陈道忞赋诗以纪之。顺治十七年四月，顺治帝赐木陈道忞“弘觉禅师”之尊号和敕印，又赐木陈道忞本人道影立像一轴，有御笔增添处。此画像乃顺治帝命内臣张问达所绘[1]，经顺治帝改绘而成。绍兴府传灯寺收藏有木陈道忞肖像，画的标题为“御传宏觉忞和尚道影”[2]。

（二）图像臣工

除了赏赐御制画作外，顺治帝还令画工给大臣绘像，甚至在绘像上题字，以示宠信。见诸记载的有：

黑际盛(1587—1652)，辽东广宁卫人，在清初屡受厚恩。顺治九年，黑际盛病，“上屡遣官存问，因不忍其殁，命取所遗以入。继室赵氏以公之像献，命悬宫中，尝省览，复命绘冬夏二影，御诰亲题，用国宝，赐赵氏供之。上每至殿内，必至设像之处，徘徊顾瞻，不胜欷歔，感慨其身后之蒙恩又如此”[3]。

济尔哈朗(1599—1655)为太祖努尔哈赤之侄，他虽与多尔衮同为辅政王，但遭多尔衮打压。顺治七年多尔衮病逝后，济尔哈朗支持顺治帝，清除多尔衮的势力。顺治九年，晋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在顺治帝诸长辈中，济尔哈朗影响最大。顺治十二年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疾剧，顺治帝亲临探视，“垂涕曰：‘天何故不令朕叔长年耶！’言已，大恸。诏图其像留宫中。”次日，郑亲王薨，年五十七[4]。

金之俊(1593—1670)，南直苏州府吴江县人。顺治十一年二月，授金之俊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后多次因病乞休，均不允[5]。顺治帝两次令画工给金之俊绘像，第一次是在顺治十二年金之俊生病之时，第二次是在顺治十三年夏。金之俊有诗《丙申夏五再承钦命写像纪恩》以纪之[6]。吴伟业有诗纪金之俊与顺治帝之交往及其受顺治帝厚恩情形[7]。

刘正宗，山东青州府安丘县人，崇祯元年进士，是深受顺治帝信任的大臣。刘正宗在其诗集中，写

‹1› （清）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五、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册，页497—498、492；《天童寺志》卷四，《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13册，页309—310，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

‹2› （清）潘衍桐：《两浙辅轩续录》卷五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87册，页1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 前揭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一五，页512—513。

‹4› 《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传》，《碑传集》卷一，页18—19，中华书局，1993年。

‹5› 前揭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五，页654—655；《清世祖实录》卷九一，顺治十二年四月乙卯、五月庚寅，《清实录》第3册，页713、717，中华书局，1985年；《清世祖实录》卷九二，六月己巳，页723；《清史列传》卷七九《金之俊传》页6530，中华书局，1987年。

‹6› （清）金之俊：《金文通公诗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册，页700。

‹7› （清）吴伟业撰，靳荣藩注：《吴诗集览》卷一三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397册，页94。

有许多召对、赏赐、值班的诗。顺治帝除赏赐刘正宗御画外，还在顺治十三年遣供奉为刘正宗画像。刘正宗有诗《钦遣内供奉就直舍写像纪恩》以纪之[1]。

范文程（1597—1666）是清初名臣，在太宗时期就受到信任，入关后又为清朝谋划了众多大政方针。顺治十一年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先是，公以疾告，世祖亲和药饵，驰赐无虚日。至宫保命下，公具疏陈谢，复固请养病。上览奏，迟回久之，乃暂令公解任，俟病痊召用。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顺治十四年，“恩诏加秩一级，复遣画工就第图公像，藏之内府，不时观览”[2]。

成克巩（1608—1691），北直大名府大名县人，明大学士成基命子，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帝以成克巩为名臣子，“少参机务，练达政体，当任学士时，数召对，称旨”。顺治十四年，成克巩充经筵讲官，“上命内臣将画工就邸舍图像，内廷装潢”[3]。

梁化凤（1620—1671），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人，顺治三年武进士。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大军进攻东南，苏松总兵梁化凤在崇明岛挫败之。后郑军移兵围南京，南京附近之地多望风而降，顺治帝“集六师，议亲征”。然两江总督郎廷佐佯降，梁化凤带兵赴援，与诸将从城中杀出，郑军大败。“是役，梁化凤首功，诏先图其形以进”[4]。

除了命人给大臣绘像外，顺治帝还施恩大臣的家人。冯铨（1595—1672），顺天府涿州人。顺治十年，冯铨为内弘文院大学士，颇受顺治帝信用。顺治十二年正月，冯铨母病，顺治帝命画工至涿州冯铨里第，“图其母、夫人，识以玺，题御制”[5]。

无论是受赏御制画作还是受赏绘个人私像，能获殊荣者多是贵族、大臣或亲信之人，贵族如济尔哈朗，大臣如大学士傅以渐、金之俊、刘正宗等，亲信之人如王熙，小人物而能受殊荣者极少。顺治帝将恩惠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其因大概有二：一是顺治帝的画作较少，不能遍施赏赐；二是施恩小臣，不能更好地笼络官员。从受赏者的族别来看，旗人甚少，汉人甚多。入关前，旗人对汉文化已经有所吸收，入关之后的顺治朝，对汉文化的吸收进一步加强，但还远不能与康熙朝相比。顺治帝热衷汉文化，然而这一爱好在旗人中间，显得曲高和寡，故赏赐旗人者甚少；而汉人高级官员的艺术水平较高，顺治帝也将其引为艺术“知音”，故能有君臣之间可传为佳话的绘画交流，赏赐汉人官员画作或绘像也可被看作是这种交流的进一步深化。

‹1› （清）刘正宗：《逋斋诗》，《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6册，页248，北京出版社，2000年。

‹2› 《大学士范义肃公文程传》，《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碑传集》卷四，页64、69。

‹3› 《内秘书院大学士成公克巩传》，《碑传集》卷七，页135—136。

‹4› （清）魏源：《圣武记》卷八，页333—334，中华书局，1984年。

‹5› 前揭谈迁《北游录》，页381。

四　绘画与顺治帝文治形象之建构

顺治帝的文化学习起步较晚，但自学习之后进步很快。在亲政之初，顺治帝“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于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1›。顺治帝刻苦学习的情形，时人多有描述。左副都御史傅维鳞记载：“我皇上天纵聪明，左图右史，淹通博洽，夐隻千古，且讲官不离于侧，业已无日不学，无事不学。”‹2›在顺治朝任兵部尚书等职的梁清标(1620—1691)有诗记云：“图书东壁已封尘，笔札犹传御墨新。却忆苑南开讲幄，夜分中使召词臣。”‹3›康熙帝在《孝陵神功圣德碑》中称：“于景运门内建直房，令翰林官直宿备顾问。经书史策，手不释卷。遂知性知天，洞悉至道，兼综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赋役、古今因革利病之源，旁及诸子百家，莫不博涉，得其要领。”‹4›这对于顺治帝进一步倡兴文治大有裨益。

在绘画方面，顺治帝也有所成就。“指画”法在唐代已经出现，然咸丰年间的福格却认为是顺治帝首创，“以指头作画，不用毫管，从古所无，实自我世祖章皇帝而始……相传章皇帝创此指墨时，偶以手指螺纹，印于缣素，因勾勒作牛羊群牧图，遍体蒙茸，殊为生动，乃充此法而成画家一派。”‹5›木陈道忞对顺治帝的绘画做了高度评价：“墨光澹荡，笔意潇疏。殆骚人韵士揣摩半生而未臻其阃者，上独优为之。”‹6›

顺治帝勤而好学，阅读广泛，结交词臣以砥砺学问，又游艺翰墨，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并御撰敕撰诸书，在文治方面取得了成就，故杨钟羲评价道：“实开一代文治之先焉。”‹7›借由绘画等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顺治帝成功塑造了他的“文治”形象，木陈道忞评价道：“今上十四总揽乾纲，肃清海甸，不假霍光之辅，一皆出自宸断。尚以万几余暇，博综帝典王谟，旁及百氏家言。既承精一之传，复探西来大意。至若诗文小技，笔墨余长，犹善且美若此。窃谓中古帝王，未有聪明睿智如今上者也。”‹8›福格评价顺治帝的才能及所显示出的意义：“章皇帝冲龄开国，已为万古所无，且书画诗文，俱有法度，儒释经典，均能贯串旁通，一归于正，所谓命世真人，以启我亿万年无疆之业，非偶然也。”‹9›

‹1›　前揭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三，页486。

‹2›　(清)傅维鳞：《四思堂文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册，页245。

‹3›　(清)梁清标：《蕉林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册，页222。

‹4›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康熙七年正月庚戌，《清实录》第4册，页346。

‹5›　(清)福格：《听雨丛谈》卷八，页169，中华书局，1984年。

‹6›　前揭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五，页497。

‹7›　(清)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二，页104，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

‹8›　前揭释道忞《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五，页497—498。

‹9›　前揭福格《听雨丛谈》卷八，页169。

这些评论，虽多是颂扬之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顺治帝的文治形象。

实际上，武功文治，顺治帝俱有之。汪琬评论顺治帝：“西翦巨寇，南平小蠹，十余年之间，薄海内外，罔不宾服。天下既定，然后躬屈至尊，数引见左右侍从通今好古之士，讲译诗书，修明礼乐，举郊祀之典，考求籍田幸学之仪，以肇兴文治。”[1]虽不无夸耀颂扬，但也有根有据。从武事渐趋文事，昭示着清朝的统治日渐稳固。

顺治帝挥毫落纸，不仅是帝王的个人爱好，而且谱写了清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篇章。顺治帝文治形象的成功塑造，加强了汉人对清朝的向心力，而赏赐画作或绘像臣工，更是直接拉拢汉人，使得满汉联合在文化的层面上不断推进。

[作者单位：铜仁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

（责任编辑：盛　洁）

‹1› 前揭《皇清文颖》卷二〇，页724。